

长长夏日慢慢过

□湖南耒阳 王晓阳

漫漫盛夏,我喜欢伴着草木清香,慢慢过。

每天清晨,清风凉爽,阳光温柔,我坚持到街心公园跑步。穿行在绿树红花间,呼吸清新的空气。跑累了,就慢走。兴致来了,与一朵花、一片叶、一坡流动的绿对视、交谈,顺手拍下草木倩影,发到朋友圈。人到中年,慢跑是最好的运动方式,一边跑,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,头脑一片清明,到家,洗个热水澡,打开音乐,泡上香茗,翻开书籍,以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一天,感觉生活如此美好,值得珍惜。

香茗与书籍是我生活的标配。茶是新茶,不分红绿。书是好友,无论新旧。夏天炎热,不适合外出,正好用来阅读。茶叶在沸水中打坐,释放生命的真谛。我在文字中穿梭,与美好的风景邂逅。书读得多了,一颗浮躁的心渐渐安静下来,洗去铅华,变得澄清通透。许多以前想不明白的困惑,释然了。许多看不惯的事物,以一种新的角度看待,解感了。我想,这大概是视野开

阔,心胸也跟着辽阔起来,心底澄明天地宽吧。

周末休闲时光,我常常带着妻儿奔赴乡下,陪伴父母。这些年,父母一天比一天老了。他们习惯农村生活,不喜欢城市的喧闹,在自家菜地种着时蔬,养着一群鸡鸭,生活很惬意。不过,他们喜欢回忆往事,更喜欢我们的陪伴。

我们带点礼物,回到乡下老家,帮父母干点农活,与父母聊天,把工作上的成绩向父母展示,把生活上的不解向父母请教。

父亲认真倾听,给予指导,反复叮嘱:“要把工作做好,这是在单位立足的根本;要把家庭经营好,这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。”母亲在厨房准备饭菜,不时望望父亲,脸上挂满了汗珠,也挂满了笑容。妻子打下手,洗碗,切菜。儿子懂事了,择菜,洗菜。女儿则在吊扇下自顾自玩着玩具。一家人和睦相处,其乐融融。

傍晚,蝉声初歇,我带着父母妻儿外出散步。走在故乡的道路上,沿途的风景充满灵动。牛羊在

啃草,也在啃旧时光。稻田铺展绿浪,风在反复练习翻卷。女儿与田中的稻草人打着招呼,这些为农家默默做着贡献的稻草人,戴着草帽,伸开手臂,笑吟吟的,站成一道防线,也站成一道不落的风光。几只苍鹰在天空盘旋,伸展宽大的翅膀,给白云绣上一朵暗花。路边的小草小花伸出手臂,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,分外可爱,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和小伙伴儿。回到家中,啃一块刚从井中捞出来的西瓜,透心的凉啊,连眼睛也快结冰了,舒爽舒爽的,别提多美了!

天黑了,萤火虫闪亮登场,蝉声蛙鸣伴奏,夜空敞开深邃放出星辰。我打开电脑,把生活的灵感化作诗行,再发到报纸杂志邮箱,静静地等待文字绽放纸上。这些美好的画面,这些幸福的感悟,让我的生活隽永优美,丰盈饱满,馨香永在。

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。”把夏过成从前慢,过成生活的恬淡从容、平凡、真实,或许生活的真谛就在这里。

母亲的西瓜

□河南辉县 尚庆海

儿时的夏天,母亲最爱用小麦换西瓜给我们解暑。那时候,许多邻居都说拿金贵的小麦换西瓜吃亏,西瓜籽多皮厚,太浪费,母亲却认为吃西瓜最划算。家里每次吃西瓜,母亲总能物尽其用,一瓜多吃,让我儿时的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
用小麦把西瓜换回来后,母亲总是先把西瓜在冰凉的井水泡一下,起到冰镇的效果,西瓜吃起来会更美味。冰镇好的西瓜,母亲用菜刀切成一瓣一瓣的,分给我们吃。这时候,母亲不忘把一个盛着水的碗放在我们面前,要我们把西瓜籽吐出来放到碗里。

西瓜吃完了,抹一把嘴巴,口腔内还残留着西瓜汁液的甜美味道,打一个饱嗝,拍着滚圆的肚皮,那种幸福的滋味,无以言表。

母亲把小桌子上的西瓜皮收拾到一只大盆子里,用菜刀将外面一层薄薄的绿皮削掉,剁碎,放进泔水桶里,准备喂猪。有时候赶上给猪煮食,也会一起煮了,母亲说煮熟了猪吃了更上膘。

削去外表硬硬绿皮的瓜皮白白亮亮,更像是一种瓜瓢,母亲在

清水里洗净,切片或丝,用食盐杀一下水分,凉拌或炒吃,都特别美味。

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,导致我西瓜没有吃够,就噘着嘴一个人在院子里生气,这时,母亲给我端来了一碗切成小方块,像果冻一样的东西,我问母亲是啥,母亲笑着说,你先尝尝好不好吃。我吃了一小块,汁多甘甜,清凉爽口,特别好吃,母亲说是白糖拌果肉。母亲把西瓜皮白色的部分叫果皮肉,我听了特新奇。

吃剩下的西瓜籽洗净晾干,又是一种难得的小零食。遇到连阴天气,为了不让不容易晒干的西瓜籽坏掉,母亲会在锅里炒熟了给我们吃,炒熟的西瓜籽,虽然是淡味的,但吃后口齿留香,比晒干的西瓜籽更美味。

母亲一生勤劳节俭,吃一个西瓜都能物尽其用,做到一点也不浪费。非常感激母亲持家有方,才不至于儿时的我太过亏嘴。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吃西瓜的点点滴滴,一种香香甜甜的幸福滋味弥漫开来,如同炎热夏季吹来一股凉爽的清风,令人欣欣然。

棉树

□安徽合肥 汪亭

那年,高考临近,每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佳,压力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。

周末,我逃回了家。在屋后的一块棉花地里,望见父亲站在棉丛中,拿着剪刀麻利地剪下棉花枝叶。衬衣被汗水浸透,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,我远远地注视着,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

一会儿,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了起来。就在这时,他看见了我,顿时神情很惊讶,朝我大喊:“小子,咋回来了啊?”

我低着头,沉默不语,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。我实在不敢看父亲那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。父亲见我良久没有吱声,匆匆跑到我身旁,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,扣在我的头上,关切地问:“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?”

我压低声音,快速地说:“我不参加高考了。”

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。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,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顿。我做好了一切准备,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语问我:“为什么?”我仍然不敢抬头,兀自一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。父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下来,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。沉默了好久后,他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捆棉花枝,憨笑地问我:“小子,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来吗?”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,心里也正纳闷。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,很平静地说:“这些枝叶在棉树上,不但是多余的,而且还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。每株棉树有三五枝最好,这样所有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,结出许多饱满的花苞。所以,每年我都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静静站立在田间,若有所思。阵阵微风吹过,这片棉花,因为枝叶稀少,每枝都能摇曳弄姿,尽情享受清风的抚摸。看着眼前的景象,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光,透亮了许多。第二天,我重新回到学校,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……那年八月,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如今,我一直铭记着父亲当年的那番话,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告诉了我终身受益的生活哲学:我们每个人都一株棉树。当生活中各种枝叶繁茂地疯长时,应该立即有选择地剪去一些,让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,用心地去浇灌栽培。这样,我们的“棉枝”才能开出更饱满的花朵。

人生亦如一株棉树,删繁就简方为真。

夏夜

□安徽铜陵 鲍安顺

在夏夜,我常独自散步,有时戴上耳机听歌,有时边走边沉思。偶尔想到,夏夜的古人,也会散步,亦会沉思,那时散步,没有手机放歌曲听。可是,古人散步,可以一边走,一边吟诗。陆游爱国,他写夏夜的诗,也是爱国的,比如“孤臣报国嗟无地,只有东皋更饱犁”。白居易这样写夏夜:“风吹古木晴天雨,月照平沙夏夜霜”,描述的夏夜,风雨树木,月色如霜,清新优美的想象画面,疏朗悠远,是诗人饮酒时,看到杭州城外夜景,突发灵感,即兴赋咏。诗僧贾岛,他眼里的夏夜是“寄宿山中鸟,相寻海畔僧”,云月映衬下的鸟儿,与山寺里的僧人,各取所需,悠闲自得。

有时,我也与妻儿同行散步,感觉亲情暖意,犹如月光下的流水,温馨美好。我对妻儿说,晚饭后散步消食,让堆积的脂肪和多余的卡路里燃烧释放掉。也正如古人所说,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。儿子说,他散步是为锻炼了,壮腰身,有益身心健康。妻却笑我说,从前我鲜少散步,近十几年每日散步,雪雨无阻,为的是对付苦不堪言糖尿病的侵扰,那是夏夜之苦,不是乐与福。我听了无语,我想那夏夜,也是苦的。在杜甫的《夏夜叹》里就写到“仲夏苦夜短,开轩纳微凉”,他在窗下,纳凉沉思,想着时局动荡,忧心忡忡。明朝诗人潘希曾,也写夏夜之苦:“夏夜苦喧浊,散步青山冈”,那夏夜燥热,雨后或凉风里,却可以独步青山冈,有些许的惬意。

散步时,常常路遇熟人,彼此虽无深交,却并肩同行,聊得不咸

不淡,侃得心宽八极,世事云水,尽为话题。也有熟人,各走各的,只是面对面时,彼此给对方留会心微笑,如一缕花香,一点灯光的记忆,把情绪打包起来,安歇在晨曦里,成为期待,虚虚实实。唐代贾岛写有“夏夜言诗会,往往追不及”,那种情绪,与我路遇熟人的感觉,几乎一致。

有时,也约知己散步。一起看清澈湖水,滔滔江水,看岸畔柳叶飘舞,看广场上的灯光海洋,耀眼的舞者,还有天空月朗星疏,寻找星光中最耀眼的一颗。此时,飞蛾绕灯,蟋蟀鸣唱,萤火飞舞,我们听远处的欢歌笑语,风声蛙鸣。我们说到儿时,羡慕晋人车胤的“囊萤夜读”,还有年少时,我们将一起在夏夜里,玩斗鸡、点兵点将、唱好大月亮好卖狗的童谣闹游戏……如今,我俩散步在人流里,静静地看许多人围着音乐喷泉舞蹈、跳绳、跑步、骑车、打太极拳、手摇蒲扇。我俩在明月之下,清风徐来,静谧安详。

我突然想到,明代于谦在《夏夜步月》中所说:“明月入我户,清风吹我衣”,还有唐代王昌龄所写的夏夜:“南风开长廊,夏夜如凉秋”,那种夏夜的感觉与惬意,是在散步时所得,有动感与欣喜,与诗人当时的精神情绪有关。我还说,但你我此时没有苦楚感觉,完完全全,内心只有星汉的光辉。

梅干菜变奏曲

□南京 周琳桐

咸福楼的包子两个字,美味!咸福楼的包子有大肉的、豆沙的、三丁的、梅干菜的……摆满了外卖柜台。

买包子要趁热,于是笼屉一打开,随着白气升腾,香气弥漫。我常买的是梅干菜馅的包子,鲜香甘甜,回味无穷。一种用不能再普通的蔬菜做成的面食如此美味,令人感叹。赞叹厨师的高超技艺,也感悟到凡事皆有可能。

老家在浙江,家乡的表妹每年都会寄梅干菜过来,让我不忘家乡的味道。表妹很用心,做干菜用的是嫩菜叶,掺进的笋子是笋尖。我们用它烧肉,妻子怕肥油,肉买得瘦,其实必须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才润才香。偶尔做一次梅菜扣肉,先煮后炸再蒸那就费事了。

记得儿时,那是60多年前,家里经常吃梅干菜。奶奶将一碗梅干菜倒点酱油,放一坨猪油上锅蒸,端上桌乌黑发亮,香气四溢,吃到

嘴里,鲜咸硬韧。撇两筷子能吃一碗饭,很是省菜。在那物资匮乏贫穷的年代,算是性价比高的了。

清蒸梅干菜,鲁迅在《风波》里也有描述,“女人端着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,热蓬蓬的冒烟”。奶奶比七斤嫂还会过日子,除了蒸干菜,夏天用梅干菜烧汤,说是解热去暑,汤呈琥珀色也很爽口。

当年位于山西路广场北面的品芳甜品店卖过四喜汤圆,每碗四个不同馅的汤圆,豆沙的、芝麻花生的、肉馅的,还有一个就是梅干菜的,很有创意。甜的吃了,吃点咸的解解腻。广场改造后,品芳不知所终,也不知还做四喜汤圆不,我怀念它。

一直以为,梅干菜是坛子里的腌菜吃不完,捞出来晒干就是梅干菜。见到老家的表妹她告诉我:青菜洗净,开水烫过,晾干,然后三蒸三晒,直到呈现金黄色。用盐搓揉

过放进坛子压紧封口,才算成功。吃了半辈子干菜,总算补了一课。

儿子一家来吃饭,好像对我们劳神费力做的梅干菜菜肴兴趣不大。大概认为与青菜、萝卜、豆腐一样是老年人的食物。他们喜欢牛排、薯条、火锅、寿司、披萨,在我看来是不太健康的食品,但也不必唠叨了,九斤老太做不得。时代在变,大家自安就好。

近年来,街上卖起一种面饼,薄薄的面饼上嵌着梅干菜末,炭火炉子烤熟后,干菜的清香结合面饼的酥脆真是一绝,颇受孩子们的喜欢,我很佩服首创人神奇的灵感。至于潮汕人用梅干菜切成细末炒饭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

其貌不扬的梅干菜,实在无法用美丽的辞藻形容它,但却不断变幻着“曲风”,丰富着我们的餐桌,伴随着我们,温暖亲切。希望它继续变奏着前行的乐曲,在人们生活中越走越远。

青石街

571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